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七十五

湖西閻鎭珩輯

賓興考

鄉射

儀禮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於五禮屬嘉禮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月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退還射宮省錄射事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略

右戒賓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使能不宿戒能者敏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

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衆賓之席繼而西言繼者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阼階東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宋屋翼也縣於洗東北西面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鍾

右設席陳器　記尊綌冪賓至徹之以綌爲冪取其堅潔蒲筵緇布純筵席也純緣西序之席北上衆賓純於賓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

也是以取數焉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也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右張侯　記鄉侯上个五尋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中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謂中也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正二寸者骹中之博也今文改弓為肱也倍中以為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倍躬以為左右舌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下舌半上舌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為侯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

羹定肉謂之羹定猶熟也謂狗孰可食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

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

賓及衆賓遂從之

右速賓　記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亨於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祖陽氣之所發也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相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揖衆賓差卑禮宜異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今文皆曰揖衆賓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答之道進宜難也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主人拜賓至此堂

右迎賓　記立者東面北上賓黨

主人坐取爵於上篚以降將獻賓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阼階前西面

坐奠爵興辭降（重以主人事煩賓也今文無阼階）賓對（對答）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於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致潔敬也古文盥皆作浣）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主人坐奠爵於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尊爵遂答拜乃降（乃降將更盥也）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今文壹皆作一）階上疑立（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進於賓也凡進物曰獻）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少辟也）賓進受爵於席前復位（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薦進）賓升席自西方（賓升降由下也）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以實俎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絕祭

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肺離上為本下為末 尚左手嚌之 嚌嘗也右手在下絕以授口嘗之 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 挩拭也啐嘗也古文挩作說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 降席席西也旨美也 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 卒盡也 主人阼階上答拜

右獻賓　記獻用爵其他用觶 爵尊不可褻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獻大夫獻工通用 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於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 脯用籩籩用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膱猶脡也為記者異耳祭橫於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膱廣狹未聞也古文膱為胾今文或作植 凡薦通用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 狗既亨載於東方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 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

離肺離也膚理也進理謂前其本右體胝所貴也若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 賓胙章主人俎於此考之

爵拜者不徒作以爵拜謂拜既爵徒猶空也作起也不空起言起必酢主人 獻大夫適用賓以虛爵降將洗以酢主主人降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堂東序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於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自外來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篚興對主人反位反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也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酢報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酒亦嚌啐不告旨酒己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

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

右賓酢主人之俎見獻賓章

主人坐取觶於篚以降將酬賓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酬勸酒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以其酌己升不拜洗酬禮殺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酬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賓辭辭主人復酌己揖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酬酒不舉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於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眾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

右酬賓

記凡奠者於左（不飲不欲其妨）將舉者於右（便其舉也將舉者於右見下一人舉觶二人舉觶章）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獻賓畢乃與眾賓拜敬不能竝）主人揖升坐取爵於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眾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乎）主人拜送（拜送爵於眾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爵盡）眾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禮彌略）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諸於）眾賓辯有脯醢（薦於其位）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不復用）

右獻衆賓　記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其黨　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鄉飲酒記曰與薦者皆薦以齒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一人主人之吏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西面將進奠觶賓拜拜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於薦西不授賤不敢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受然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於其所舉觶者降

右一人舉觶將舉者於右見上章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僎　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

賓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門內東面主人揖讓以
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
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不言尊上統於尊也升不拜洗主人
實爵席前獻於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
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不去
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
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
由東方

右獻大夫　記若有諸公則於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
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大國之孤也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
大夫降洗將酢主人也大夫若衆則辯獻長乃酢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

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尊大夫不敢褻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於兩楹間復位主人賓爵以酢於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賓將升大夫降立於賓南雖尊不奪人之正禮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右大夫酢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笙入立於縣中西面堂下樂相從也縣中磬東立西面乃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工不興告於樂正曰正歌備不興者瞽縢禮略也樂正告於賓乃降尊之也君賜大夫樂畢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主人取爵於上從獻工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賓降主人辭降大夫不降尊也工不辭洗卒洗升賓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左瑟辟主人授爵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相者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與受爵坐祭坐飲不洗遂獻笙於西階上不洗者賤也衆工而不洗矣而衆笙不洗者笙賤於衆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笙一人拜於下盡階不升堂

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

右樂賓　記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於下篚不復用也今文無與笙

主人降席自南方禮殺由便側降賓不從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主人升就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洗解

者當阼以表其位顯其事也楹內楹北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傳主人之命賓禮辭

許司正告於主人遂立於楹間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主人

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爲已安也今文揖爲升司正

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奠觶表其位也少立自修正慎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

觶興洗北面坐奠於其所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興少退北面立

於觶南立觶南亦其故拔位未旅旅序也末以次序相酬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

有司正舉觶

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於觶南

三耦俟於堂西南面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使俟事於此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

上北面告於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

無夾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古文挾皆作接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三子謂衆賓已下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曰請射於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於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上堂西廉矢亦北括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於東序也矢在其下北括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選其才相近者也古文曰某從於子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莅酒爾今射司正無事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事至也今文說皆作稅司

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爲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於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當辟射也贊佐也遷徙也）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笴矢幹也今文無南）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北面鄉堂不與工序也）

右請射

記（于路延射事見後二人舉觶章）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於西階之西（便其事也）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並行也今文曰遂命獲者倚旌）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榭）無物則以白

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下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亦所以進退衆者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入尺曰尋今文糅爲縮韜爲翿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猶有故之辭拾更也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遂授矢受於納矢而授之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未違俟處也搢插也插於帶右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於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時卻時還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

是也序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作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爲序序爲夏后氏之學亦非也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不去旌以其不獲誘射誘猶敎也將乘矢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執弓不挾右執弦不挾矢盡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於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有事也今文曰適序西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扑所以撻犯敎者書云扑作敎刑

右誘射

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自楹間者謂射於序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

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刊其可持處射者有過則撻之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俟待也今文俟爲立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作使也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不射從之中等中猶間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竝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決遂因不射不備出於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於物間左執簫南揚弓命去侯鉤猶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弓末也大射曰左執弣揚猶舉也

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鄉射成偃省偃猶仆也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去俟命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后後也當從后獲者坐而獲獲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爲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宮爲君商爲臣聲和律呂相生獲而未釋獲但大言獲未釋其算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降下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於堂西南面東

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於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於賓曰三耦卒射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賓揖以揖然之司射降搢扑反位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記命負侯者由其位於賤者禮略 上射於右於右物射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取人以漸 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尊者宜逸由便也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出於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

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東肆統於賓）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於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於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索猶盡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於楅（增故曰加歸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

右取矢

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龍首君子當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左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髤赤黑漆也｜奉本作拳朱子正作奉今從之）

司射倚扑於階西升請射於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於賓適阼階上告於主人主人與賓為耦（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繹已之志君子務焉大夫遵者也告賓曰主人御於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遂告於大夫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以耦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大夫皆與士為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謙自尊別也大夫為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士謂眾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黨）西階上北面作眾賓射使作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眾耦（眾耦大夫耦及眾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眾耦於三耦）眾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禮及眾賓多無數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司射乃比眾耦辯（眾賓射者降比之耦乃揖）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三

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於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者還當上耦如作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當楅楅正南之東西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弣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楅南鄉當楅之位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相左皆由進者之北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於西方而

后反位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

右再請射　記取誘射之矢者旣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升請釋獲於賓猶有故之辭司射旣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賓許降搢扑西面立於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視之當教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鹿中

謂射於榭也於序當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興共而俟興還北面受算反東面實之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古文貫作關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於中興執而俟執所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委餘算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於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再射釋獲

記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為正貴全數其時眾寡從賓長尺有握握素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眾賓不與射者不降不以無事亂有事今文與為豫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俟

射尊大夫不使久列於射位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或言堂或言序亦為庠榭互言也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於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揖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於堂西大夫升就席耦於庭下不並行尊大夫也在堂猶如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眾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請於公及賓卒

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於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興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耳俟俟數也

右賓主大夫衆賓射

記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不肉袒殊於耦耦少退於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愼氏貢楛矢銘其括今文上作尚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射事已

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為其少南就右獲二算為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古文縮皆作蹙每委異之易校數有餘純則橫於下又異之也自近為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又從之興自前適左東面起由中東就左獲少北於故東面鄉之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於賓賢獲勝黨之算也齊之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為雋也假如右勝告曰右賢於左若干奇若干純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算　記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惟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耳然則揖升降不釋）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略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於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來）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

（飲者也亦相飲之位）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之不由次）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復射）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端）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升飲者如初（每者輒酌以至於遍）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於席前（優尊也）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受罰爵者不肎自尊別）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主人飲耦在上旅其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尊者可以孤無能對）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徹猶除也設豐者反豐於堂西執爵者反觶於篚）

右飲不勝者　記主人亦飲於西階上（說射爵而飲也己無俊才不可以辭）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爲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爲上爲受爵於侯薦之於位古文曰再拜受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折爲設籩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爲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就乏之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司馬受爵奠於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於乏南遷設薦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

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於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矢弓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位辟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於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算也亦辟俎

右獻獲者及釋獲者　記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若膞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東方謂之右个侯以鄉堂爲面也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皆皆獲者也祭祭脯也以言肺謂刌肺不離離無祭肺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

司射去扑倚於階西升請射於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不言射者以當序取矢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歸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於射位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西堂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也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及楅當楅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卒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揖退皆已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袒先言主人將發先言賓尊賓也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說矢

東者下耦以將取矢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也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為之位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於下尊也眾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請射　記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別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歸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今文或言作升射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於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於賓賓許東面於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者遥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由在堂司射

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入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間若一者重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眾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乃釋算降者眾賓）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卒已也今文曰告於賓）

右三射用樂　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謂眾賓繼射者眾賓無數也每一耦射歌五終也）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

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算獲算也今文曰視數也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右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於弦尚其鏃將止變於射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復位遂授有司於堂西不挾亦謂執之於司掩也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謂賓大夫及衆賓也相俟堂西進立於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乃大

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於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說解也釋之不復射掩束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旌言以者旌恒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

右三射畢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面立當監旅酬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卒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逡遁也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而同階禮殺也

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賓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賓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異於賓卒受者以觶降奠於篚司正降復位

右旅酬　記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凡旅不洗敬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

(從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人齒於鄉人)

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於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於薦右(坐奠之不敢授)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辭辭其坐奠觶)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於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崇古文曰反坐)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為)

右二人舉觶(將舉者於右見酬賓章)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也藝采疏曰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

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殺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或爲徐 壯或爲將勵或爲勤今禮揚皆作騰 射義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於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於賓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已成酒清肴乾强有力者猶倦焉賓辭以俎俎者肴之貴者也辭

（之者不敢以爲坐褻貴者）序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於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司正升立於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於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於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衆賓皆降立於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爲將燕）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坐空屨褻賤不宜在堂也說屨則摳衣為其被地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燕設啗具所以案酒無算爵

使二人主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二人謂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於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於席禮既殺不復崇

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長眾賓長而錯皆不拜錯者賓主人之觶以之次賓也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遞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眾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於人也其末若皆眾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古文曰受酬者不拜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

辯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執觶者皆與旅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勤人

耳非逮下之惠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為爵實觶觶為之無算樂合鄉樂無次數

右燕

賓興樂正命奏陔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拜送賓於門東西面賓不答拜禮有終

右賓出

記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拜賜謝恩惠也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不見不褻禮也拜辱謝其自屈辱

右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以休息之無介勞禮略貶於飲酒也此以下皆記禮之異者不殺無俎故也使人速速召賓迎於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賓坐奠觶於其所擯者遂受命於主人請坐於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算爵無司正使擯者而已不立之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褻也古文與作豫徵唯所欲徵召也謂所欲請呼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羞唯所有用時見物鄉樂唯欲不歌雅頌取周召之詩在所好

右息司正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賓興考

歴代賓興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葢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爲一家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爲之駕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自惠文以後郡國薦擧人才曰賢良方正曰孝廉曰博士弟子孝文二年詔執政擧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擧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武帝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擧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擧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東方朔傳帝初即位詔天下擧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公孫弘傳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菑川國復推上弘引謝不能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爲第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朕親覽焉於

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五年復召賢良文學孝昭元始元年閏月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五年六月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宏羊也賢良文學者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也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上親策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孝宣本始四年詔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地節三年詔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神爵四年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孝元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孝元舉茂才富平侯張勃舉陳湯湯待遷

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一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罪永光二年詔內郡國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孝成建始二年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三年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親覽焉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元延元年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孝哀元壽元年詔公卿大夫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董仲舒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

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詔書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孝廉之選文帝詔以爲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詔以爲闔郡不薦一人蓋孝廉非有實行可見不容謬舉也）黃龍元年詔曰舉廉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才自今以來毋得舉（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爲廉吏）元始元年令宗室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武帝元朔五年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詳見學篇賢良未對策者亦可爲博士董仲舒轅固皆先爲博士後舉賢良時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成帝時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陽朔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日知錄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西漢會要文翁選郡縣小吏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終軍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蕭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虎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

漢雜科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始元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本始元年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

各一人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建昭四年詔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才特立之士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行舉敦厚有行能直言之士鴻嘉二年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永始三年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哀平初平當奏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

吏民能者莫有應者建平元年詔舉孝弟敦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元壽元年詔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元始元年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西漢會要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射策者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其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皆以射策甲科為郎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明經龔遂以明經為官袁良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孔安國貢禹夏侯勝張禹韋以明經為博士明法鄭崇父賓以明律令為御

史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後漢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淸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試授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幷正舉者建武六年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七年詔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建初元年詔曰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

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五年詔公卿以下舉直言極諫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永光六年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永初元年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

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政術達古今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五年詔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正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并遣詣公車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漢安元年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沖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三年詔大將軍公卿特進侯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永興二年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延熹八年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永康元年詔公卿

校尉舉賢良方正東漢舉賢良文學魯丕郡功曹舉遷議郎申屠剛蘇章李法爰延崔駰周燮不就劉瑜荀淑皇甫規張奐劉淑劉焉光武始用孝廉爲尚書郎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永元七年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

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陽嘉元年左雄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可不拘年齒帝從之尚書駮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必非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眾心不厭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

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閏月令諸以詔爲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公府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亦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西都時孝與廉

當是各為一科故論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為郎劉輔舉孝廉為襄賁令至東都合為一科矣西都只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試家法課牋奏黃瓊所云尚用儒學文吏取士猶有所遺則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行實也桓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而所在玩習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贓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舊制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東漢舉孝廉馬稜伏波族孫以郡功曹舉遷謁者魏霸韋彪馮豹賈琮鄭弘周章張霸桓典桓鸞劉平江革周榮第五倫鍾離意韓朗朱穆徐防張敏胡廣袁安翟酺崔請陳禪龐參陳寵橋玄黃憲不就楊彪張綱王龔种暠陳球杜根劉陶李雲傅燮蓋勳張衡不就左雄李固杜喬吳祐延篤段熲陳蕃李膺劉祐宗慈巴肅范滂尹勳蔡衍羊陟陳翔檀敷劉儒賈彪符融不就鄭太不就荀彧皇甫嵩朱儁劉虞

公孫瓚袁術許荆第五訪劉矩劉寵陽球劉琨張興包咸楊仁董鈞服虔穎容許慎高龔劉梁高彪劉茂張武戴封雷義王烈謝夷吾李郃公沙穆華佗不就初光武立五經博士凡十四各以家法教
授太常卿一人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
陳元爲第一張元舉孝廉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
拜爲博士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元和二年令郡
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和帝時司空
徐防上疏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法章句開五十
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
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延光二年詔

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十人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補太子舍人詳見郡國學篇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者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東漢會要至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衆卓異者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有道建光元年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建寧元年詔同

敦厚質直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仁賢中興以後復增淳樸有道仁賢備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

茂才四行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

將帥永初五年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建光元年詔三公特進侯九卿

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九卿校尉各一人耆儒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二年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試尚書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孫懿移病不試翟酺對第一拜尚書

論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孝秀美名誰不樂居自非驗之以文詞課之以程試雖有神明之哲無由觀察能否而爵第其高下故章帝建初詔書以爲茂材孝廉歲以百數能未著而授之政甚無謂也蓋是時徵舉之人即予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誘訕滋生其後左雄建議請先試諸公府後覆於端門端門者御史之府即唐宋

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東漢風俗最稱近古其於考言之典詳備如此而當時茂材孝廉之數尚不及今日什伯之一觀其詭情冒進黑白混淆早爲人主所厭棄甚或惰於守職疏於吏事有如韋彪李固之所陳者是則選人愈多得才愈少其由來非一日已及東晉喪亂人士失業郡國所舉孝廉有幷文詞而不能爲者夫昔之孝廉今之鄉舉也古者覈求實行雖無文術不害其爲賢今也程以區區之末藝而不復問其素行則名與實已不相應矣乃或幷此而不能爲豈不輕朝廷羞當世之士乎

魏氏既平中土屢下求賢之令時何夔言於太祖曰軍興草

創用人未詳其本各引其類自今所用必先覈之鄉閭日知錄孟德崇獎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游誕之徒茂周孔習老莊風俗為之一變文帝初即王位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其州大中正功曹郡中正主簿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北齊清都郡鄴臨漳成安三縣上上郡上上縣各有中正晉及南北朝各史或稱某州大中正或稱某郡大中正或無大字多以他官兼攝無專員又或以致仕家居者為之至唐始廢黃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

戶口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明帝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始嗣王位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摯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虞對舉摧為太子舍人阮种與郤詵王康對賢良俱上第除尚書郎或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延羣士廷問之种策奏擢第一轉中書郎五年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

而天下賤守節其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詔進之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魏初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宜定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情僞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以鎭異同不謂一人之才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廢何獨責

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讎結於大臣損政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下負載不肯越在成人首損政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諸受枉者抱怨積久不蒙無私之德長壅邪人之銓損政四也先古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使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五也凡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

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損政六也且以品取人或非才能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疏入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竟不行

馬端臨曰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擢用或非人則司評論者不任咎又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

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求品於王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讎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是沈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非也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始爲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纘父卒繼母疾之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不可拭滌

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未必皆當乎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至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惠帝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智識之士鉗口韜筆非榮此行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王舉義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試接以爲恨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

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長幼沈約論曰魏武始基軍中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自魏至晉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俛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齊建元元年詔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宋武帝齊高帝受禪大赦皆有犯鄉論清議者洗除先注等語所洗卽中正所注也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侯

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論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盡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是時立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進取以官婚胄籍爲先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𣺌以成俗

顧炎武曰古之哲王立閭師設鄉校存淸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淸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耻格之風敎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

多失實遺憾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子聞在下有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投畀雖二帝之舉錯未嘗不詢於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梁初無中正天監中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尚書左僕射沈約上疏

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庠校慕術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臺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見謂愚賤且秀才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語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大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閭擁篲無絕於時迄於二漢尊儒重道

雖名公子弟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陳依梁制凡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得未壯而仕詳任官篇

後魏州郡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孝文時韓顯宗上言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有門第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何假冒

秀孝之名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
代無周劭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先敘
之則賢才無遺矣馬端臨曰逮南北分裂三百年用人多取之世族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猶卬然以門地自負當時南朝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而所從舉之人皆貴胄也明帝時清河王懌上表曰自
置中正以來莫不高擬其人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
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爲勅
制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並革選中正一依前軌靈太后
詔依行而終不能用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徐因陳言
自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極諫之士以
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請依漢氏更立

四科令三公等貢各舉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
詔下公卿議亦寢
北齊州縣皆置中正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
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檻秀孝各以
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
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楊遵彥愼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李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
後周文帝時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舉賢良綽懲魏齊
失罷門資之制所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詔
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當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天
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爲秀才郡舉明經行修者爲孝廉
上州上郡歲一人

隋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杜正玄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惟正玄一人舉秀才其弟正藏亦舉秀才蘇威監選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爲別奏抑爲甲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爲丙科煬帝始建進士科先是開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忽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茲擢人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其言乃下制禁文筆之爲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質書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及煬帝變前法置進士第後生復相倣效皆以浮虛爲貴

唐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名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

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客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其宏文崇文生各依所習業隨明經進士例其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文理俱高爲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爲上中文理俱平爲上下文理粗通爲中上文劣理滯爲不第此條取人稍峻自貞觀後遂絕其明經各試所習業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穀梁爲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

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兼習諸明經試兩經進士一經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爲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爲通通十爲上上通八爲上中通七爲上下通六爲中上其通三經者全通爲上上通十爲上中通九爲上下通八爲中上通七及二經通五爲不第

其進士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洞識文律義理愜當者爲通若事義有滯詞句不倫者爲下其經策全通爲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爲乙已下爲不第

其明法試律令各一部識達義理問無凝滯者爲通粗知綱例未究指歸者爲不通所試律令每部試十帖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二條全通者爲甲通八已上爲乙已下爲不第

其明書則說文六帖字林四帖諸試學書生帖試通訖先口試不限條數疑則問之並通然後試策

其明算則九章三帖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等七部各一帖其綴術六帖緝古四帖錄大義本條爲問荅者明數造術辨明術理然後通試記遺三等

數讀令精熟試十得九爲第其試綴術緝古者綴術七條緝古三條諸及第者並錄奏仍關送吏部書算於從九品下敘排

宏崇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蔭全高試亦不拘常例宏崇生習一大經小經者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漢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須識文體不應簡齊取準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共十條

貢舉例帖試太常解中禮部勘責十月內送考功帖論語及一大經及第者奏聞國子監大成二十員取貢舉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並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官依色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爲通其祿俸賜會准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八條餘經各試八條問日一試灼然明練精熟爲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十爲第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選優與處分如不及第依舊任每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成年未滿者不符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欲日還令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亦准此

凡開元禮通大義

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二通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已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已上爲第能通一史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初高祖即位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治體爲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初秀才第最高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劉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

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毋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久廢不欲收奬應者多落之三十年無及第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以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並停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置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杜正倫一家有秀才三人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玄宗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後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文苑英華判目有云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是其難易可知矣馮位登大曆初五經秀才科是當行之而旋廢耳明經故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有乙科而已進士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得第者

十一二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言明經多鈔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陽城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武后試諸路貢士如後世之省試非省試外再有殿試開元七年令宏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及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諸州貢士上州歲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洋州刺史趙匡議舉人條例一進士習業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幷一史其雜文試兩首五百字以上試箋表論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理通詞雅爲

上理通詞平爲第餘爲否其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傳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貴觀理識不用微求隱僻詰以名數爲無益之能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茂才舉一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三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日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兼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其爲一史一天文律麻自有所司專習沮非學者卒能尋究并請不問唯五經所論薈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五年勑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二十九年始置崇玄之學習老子

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為進士者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為榮而不入學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是歲道舉停老子加周易十四載復鄉貢廣德元年賈至為侍郎上言歲方艱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塡帖故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陳非古先哲王側席求賢之意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

通之學送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按孝廉科罷於建中元年）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和十三年禮部侍郎庾承宣奏復考功別頭試太和三年監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唐之別頭試即今所謂迴避卷也）元和中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明經通六其嘗坐法及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採勿舉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

下詳覆其後中廢元和十三年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太和八年宰相王涯以為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唐進士放榜畢以試文送兩省詳覆知今之鄉會試卷送部磨勘）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

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㐫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唐又有制詔舉人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應詔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唐時糊名之法惟施於制科而明經進士

則否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類其名最顯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焉容齋隨筆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時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八人經邦治國材可經邦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

秦蕙田曰唐制科之目見於登科記者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淸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孝弟力田聞於鄉閭者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志烈秋霜科幽素科

詞殫文律科詞標文苑科藹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拔萃科疾惡科才膺管樂科道侔伊呂科龔黃科才堪經邦科才高位下科抱器懷能科茂材異等科頁材異等科文學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藻思清萃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文史兼優科文詞雅麗科博學通議科博學宏詞科文辭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智謀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高材未達沈迹下僚科多才科王霸科高蹈邱園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經學優深科軍謀越衆科困學記聞云唐制

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則登科記所載尚有未盡

兩漢而後人才莫盛於唐惟其科目繁多故一材一藝者各有以自見於世而非常不羈之才遂得以盡展其長而無所拘閡由明迄今專用進士取士其途既狹而又限以四子章句之文使凡治舉子業者一切屏經史不觀是以學業日疏識見卑陋宜夫文章政事之美遠不若漢唐也

梁開平元年勅近年舉人秋薦不親試者號爲拔解今後宜止絕又勅禮部貢院所放明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乾化元年以尚書左僕射楊涉知貢舉非常例也開元時禮部侍郎專知貢舉其後或以他官領多用中書舍人及諸司四品清

貢官唯會昌中命太常卿王起主貢舉時亦檢校僕射五代時或兵部尚書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爲之不專主禮侍矣

後唐同光三年勑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覆試升王徹桑維翰居魁亞降符蒙正第四今後禮部所試委中書門下詳覆奏聞三年工部侍郎任贊奏請諸色舉人逐處選貢從官僚中藝學精博一人於本貫比試如非通贍不許妄給文解長興三年勑今後落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便赴貢院就試免再取文解（日知錄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曉通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勑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稟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

卽以己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質遂處以十三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

後周廣順三年敕禮部貢院試前精加考校逐場去留無藝者雖應舉年深不得饒借場數有藝者雖遭黜落並許陳訴不得街市省門故爲喧競及投無名文字訕毀主司如有故違必行嚴斷配流邊遠同保人永不得赴舉主司不得受薦託書題密具姓名闕奏其舉人不得就試又今後舉人須取本鄉貫文解若鄉貫阻隔祗許兩京給解顯德二年知貢舉竇儀奏進士省卷限納五卷以上于中雖有詩賦論各一卷餘雜文歌篇並同納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義

通三已上爲合格候考試終場以文藝優劣定爲五等文字乖舛詞理紕繆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次爲第四等殿三舉稍優者爲第三等第二等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殿舉數並於試卷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監官等其諸科舉人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官試官爲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官試官如受賂進士如有倩人作文字應舉者許人告言送本處色役永不得仕進同保人知者殿四舉不知者殿兩舉受倩者見在官停任選人殿三選舉人殿五舉諸色人量事科罪從之又舉人所試墨義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第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元有九否殿一舉儀文奏乞依唐穆宗時考試及第進士先具姓名雜文申送中書請奏覆訖下

當司與諸科一齊放榜五年知貢舉劉濤於東京試士放榜後以所試詩賦進呈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退落七人濤坐責官

馬端臨曰五代惟梁與晉各停貢舉二年以舉子學業未精之故至於朝代更易干戈搶攘貢舉固未嘗廢也然每歲所取進士多者僅及唐盛時之半而三禮三傳學究明經諸科中選者動以百計蓋帖書墨義承平之時士鄙其學而不習國家亦賤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詩賦中進士舉者爲貴喪亂以來文學廢墜爲士者往往從事乎帖誦之末而能文者固罕見之國初諸科取人多於進士蓋承五季之弊云

論曰進士之科始於隋煬殿試之制昉於武后二人者皆淫亂荒廢之主其法宜不可為常然自隋唐至今千餘年英君輩出未聞有從而議變之者何也蓋人之難知久矣以言取人孔子猶失之於宰我世之為進士之文者其言必不若宰我之善而操取士之鑒者其智必不若孔子之聖驅天下之豪傑勉強以就有司一人之繩尺而又糊名易書揣索于闇昧之中是猶射鈎發覆其得偶中焉者幸耳非可以為常也自明之中世吏部始掣籤以授人夫籤一物耳惡能知人之賢否高下哉然行之既數百年世皆以為至公而不可易則夫今日進士之文亦吏部之籤而已其得也非其功其失也非

其罪雖有豪傑非常之才不過俯仰隨時以規進取而其久困於場屋者亦徒太息扼腕於時命之遭而於隋煬武后復何誅焉若夫終唐一代人心風俗遠不如兩漢而詭薄浮僞視魏晉有過之則其造士之無法實使之然矣蓋舉天下庠校之士舍父母去鄉里奔走而叢集于京師應試謂之覓舉求薦謂之乞恩榮之以賓貢之名而辱之以不肖之實故破觿敝裓者操方寸之牒投獻於達官貴人之門而跪拜呼名不以爲恥及其卒也盜賊徒隸奮起而攘其國向之所謂搢紳大夫者遂巡北面比於狗彘之行甚至白馬一役衣冠惟其屠戮文學之士掃地以盡故傳有之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唐之亡也始於士大夫之無廉恥而漸漬以成風俗流至五季之亂倫紀破滅篡弒相尋歷五六十年而不能定嗚呼豈偶然哉豈偶然哉